

他懂花开的忧伤,却还要描绘它们凋落的模样

——读《风景中的少年:霍夫曼斯塔耳诗文选》

■李双志

多少年过去了,他们想起他,还是只记得维也纳咖啡馆里那个明眸皓齿的早慧少年。

小他七岁的茨威格,在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段岁月里,用凄婉而恋慕的笔调写他:是唯有济慈和兰波可比的少年成名的奇才,年方十六七,驰骋笔墨时已是大家气象,成熟而从容,看似信手拈来的一两句,宛如天成的精致而完美。

仅比他晚出生一年的里尔克,在给他写的第一封信里将他称为自己这代人的首领,说起读他诗句的感受:是在幽暗的森林里驻足,目睹豁然明亮的风景在空阔处升起,或是瞥见孤立路旁的圣母眼神清亮。“您本性中透出的意志,是我要走的路。”其时也才二十四五岁的里尔克如是说。

比他年长的,那位日后被推为德语诗界“独门孤圣”的施蒂凡·格奥尔格,曾守在咖啡馆里等着与他相会,曾力邀他加盟自己绝尘出世的艺术王国,在最后失望之际仍不无幽怨地告白:原本以为,我们的相遇,会成就新一对歌德与席勒。

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,在覆盖今日中南欧广袤地区的德语文化领地里,但凡倾心文艺的,谁不曾听说过这位“坐在中学教室板凳上的歌德”?在20世纪风雨如磐

的岁月里,还记得那个“昨日世界”的,谁不愿在这个少年诗人的身上看到崩毁前哈布斯堡王朝的美丽余晖?为“世纪末的维也纳”绘出肖像的卡尔·休斯克,将他写成了那个时代最精美也最脆弱的文化符号,富裕的自由派中产市民在山雨欲来时给自己编织的一个绮丽的幻梦。其实早在休斯克之前,同样出生于维也纳的犹太才子赫尔曼·布鲁赫在二战后的普林斯顿便写过一部被布鲁姆赞赏为文学杰作的《霍夫曼斯塔耳与他的时代》,以这位富商后裔、受封贵族、文坛传奇来代言“价值的真空”与“享乐的末世”。是的,胡戈·冯·霍夫曼斯塔耳便是他的名字。而布鲁赫给他的另一个名字是纳克索斯——古希腊神话中因迷恋自己倒影的美貌而早夭,继而化为水仙花的少年。为自己造一个供自己膜拜的美之幻象,任生命在其中拥抱死亡,这无疑是最美至颓废的绝佳象征。

只不过,在霍夫曼斯塔耳成名的年代里,欧洲的纳克索斯何其多:王尔德、魏尔伦、兰波、马拉美、邓南遮……他们不是单纯的自命不凡与孤芳自赏,而是要将美造成新的圣坛,将诗的文字用作新的魔咒,召唤出新的酒神精神,让心灵能逃逸出布尔乔亚的庸俗趣味与



《风景中的少年:
霍夫曼斯塔耳诗文选》
[奥]胡戈·冯·霍夫曼斯塔耳著
李双志译
译林出版社出版

技术文明的规制暴力的双重夹击。诗人霍夫曼斯塔耳正是受着这样的风潮的浸润与托举而妙笔生花,卓然醒目。他的独特之处,是他不仅对自己的纳克索斯禀性供认不讳,更乐于想象并描绘出如此人生陷入自闭而凋亡的命运。看来也许悖谬,他执意用美的文字,写出唯美或耽美(纯字面的)与枯萎和速朽之间宿命般的关联。在这一点上,他或多或少复兴了巴洛克的浮

生易逝观:看到青春正好的红颜,便已敏感地预见迟早枯朽的白骨。但早年的他,并不以生死彻悟之后对上帝的皈依为要义。从最早的诗句到他最出名的诗《愚人与死神》,他写死亡的在场或登场,是将死亡写成了与生命须臾不曾离的伴侣,是心头的音乐,是身后的脚步,是拂面的气息,是秋叶上的日影,是花园里的幽光。此生每一秒,是生活的一秒,也是死去的一秒。但沉溺于死的遐想一久,又会有求生的渴望滋生,如乡愁,在灵魂中哭泣;或者如少年,痴望山下人间的情欲沉浮。生中有死的另一面,是向死而生。无怪乎文坛中人,纷纷惊叹这少年诗人的老成,又羡慕这老成诗人的年少。

所以霍夫曼斯塔耳,在桀骜与孤高上超过他曾评说的王尔德或者邓南遮,在沉郁与幽怀上又难比得上他一度仰望过的里尔克或者特拉克尔。可这些前后辈,都无法像他那样,把生与死写得如此轻盈灵动,把爱恋与忧伤写得如此婉转飘逸。他在自选诗集出版时总爱放在首位的那首诗,写的是早春将至的黎明里不驻不留的风,不沉滞,也不迅猛,有情热留下的余温,更有不知何处来的香味,说是叹息也是一声轻叹,说是哭泣也是一声低咽。这完全

就是他的诗本身。与这晨风相连的,是他使用频率更高的词:梦。他反复引用的莎翁诗句“我们是用造梦的材料造成”,出自《暴风雨》中“气精”的嘴,那也是轻盈飘浮的精灵。而他自己也在一首诗里回环地道出了他诗情诗意的核心:“生命,梦幻与死亡”。写诗的他始终在恋生与念死的交织缠绕中,并不愿走向任一极端,因而呈现出梦的质地。这既不是早期浪漫派的蓝色之梦,也不是哥特风的惊悚之梦,而更像是庄周梦见蝴蝶,栩栩然如蝶,自在、轻盈,真切而不真实,浑然与万物为一。只是霍夫曼斯塔耳的梦在迷离自失之外多了一层忧伤与疑虑,仿佛窥见了繁华下的空洞,仿佛预先开始惋惜浮世的崩溃。然而,即使是写凋零、衰亡、坠落,他也还是写成了一个梦。那些梦里隐含着未发的世纪病症、幽暗欲望、弗洛伊德诊断出的痉挛激狂,还要等到下一代人如卡夫卡和黑塞,才会变成另一种文字的风景。

而此时此刻,在维也纳,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接之际,霍夫曼斯塔耳还只是用微妙的笔触记下微茫的体验,近乎游戏一般,从追求唯美者的死亡中造出了另一种美。此中痴梦,让我们想起的,也许是抚弄断弦锦瑟的义山,也许是咏落花流水的后主。

故地新游:一幅清末江南的生活图景

——读葛骆《环沪漫记》

■唐骋华

20世纪初的某个下午,英国人葛骆和他的同伴乘舢板从上海公济医院出发,于次日晚抵达苏州。他们在苏州的郊区溜达了两天,亲见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。

在牛王庙,葛骆看到200多条野狗,一打听,居然来自上海。原来,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曾出台规定:凡无主野狗,抓获即处死。此举引发本地人不满,经妥协,这些野狗被送往苏州,算是大难不死。途中,葛骆隐约听到“外国女子”的歌声,细瞧,居然是几个年轻男子发出的,他们正在打磨眼镜片。想来,模仿洋人歌唱是为了解闷。时值清明,按习俗,清明第一天只能吃糕点,不能做饭。但葛骆注意到,很多人并没有遵守这个规矩。他据此判断,传统习俗“正在慢慢地消亡”。周一早晨,葛骆一行人返程,这次坐火轮,只需半天就回到了上海。

以上场景,出自威廉·R·葛骆的《环沪漫记》。葛骆,英国人,1859年来沪,在海关工作,兼任公共租界的领班救火员。这位葛骆先生显然喜欢旅行,且偏爱坐船,每逢休息日,他便以上海为起点,沿苏州河做环沪游。初版于1905年的《环沪漫记》,相当于他的旅行笔记。但这不是一本走马观花式的旅行笔记。葛骆观察之细腻,记录之用心,使此书在百年之后,成了一部“风俗志”。

这部风俗志,为后人提供了大量鲜活的信息。据此,我们几乎能绘制出一幅晚

清江南生活的风俗画。

当时,人们从上海市区去往周边,通常像葛骆那样,选择水路。这种出行方式,首先是便捷。从今天的北苏州河路蜿蜒至外白渡桥,再到董家渡,苏州河—黄浦江沿岸码头林立,舢板众多,基本是客满即发船。其次是经济实惠,工薪阶层承受得起。当然,舢板速度慢,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,到苏州都要30个小时。不过,此时苏沪间的火轮已经开通,如果手头宽裕或者赶时间,不妨考虑这种交通工具,那就只要半天工夫。

葛骆还记录了另一种方式:雇用汽轮拖着小船走,费用为四枚银元。这个价钱,差不多是普通人好几个月的收入,一般人很难承受。况且,汽轮未必能提高效率。按照规定,一艘汽轮最多拖四艘小船,可为了挣钱,经营者来者不拒。某次,葛骆雇的汽轮竟拖了九艘船,严重影响船速。

好在,一旦到达目的地,葛骆的情绪就复活了。他打开全身的感官,敏锐地捕捉着当地的风土人情。葛骆的足迹,包括今天上海的市郊及周边地区,如川沙、奉贤、金山、苏州、杭州等。

他首先描绘出的,是一组组“乡镇生活图景”——田地/农民,河网/渔夫,作坊/匠人,集市/商贩,寺庙/信众……空间是传统空间,在空间里活动的人,从事着传统职业。而稀奇古怪的传说,就通过这些人在空间里传播。葛骆耳闻的就有火烧灵眼树、出

巡神船、渔夫和水鬼、乌鸦的报复等等。

这表明,直至20世纪初,上海周边地区仍然属于农耕文明,人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仍然由耕种、渔猎、赶集、鬼神等构成。这与正处于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市区,形成了有趣的反差。不过那时候的“市区”,面积比现在小得多。葛骆逛过一个集市,商贩以售卖木制品、竹制品等传统货物为主;小吃保持着本地风貌,有油条、煎饼、菜饭团等。倒是算命先生与时俱进,用西洋镜和留声机招徕顾客。而这个集市,就在静安寺,当时那里还算“上海西郊”,在葛骆眼中,它同其他乡镇无甚区别。

看来,“都市性”并非上海的唯一面相。作为“魔都”,上海是多种空间和文化并存的——既有传统空间,也有现代空间;既有西方文明,也有东方文明。你很难简单地分割。

实际上,在表面的不变之下,乡镇的细部正悄然改变着。本文开头引的那段见闻中,有年轻男子学外国女声,葛骆由此推断,他们应该听过“洋人唱歌”。这说明西方人早就来过此地,并留下印记。旅途中,葛骆还时不时遇到会讲两句“洋泾浜英语”的人。他们有的在上海打过工,显然是那时学的;有的,可能就是回沪老乡教的。这是语言的变化。人们在清明节开火做饭,则反映了习俗的变化。此种变化因何而起,值得探究。



《环沪漫记》
[英]葛骆著
叶舟译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
接受新事物也是显著的变化。自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,坊间就流传着“照相勾魂”的说法,不少材料显示,这种“勾魂术”令中国人恐惧,甚至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。葛骆则提供了新视角。他笔下的乡民,对这个西洋玩意并不像今人臆想的那样排斥。面对镜头,起初他们也恐慌,不过等葛骆按下快门就放松了,多照几次,很快习以为常。在黄渡镇(今属嘉定区),葛骆参观了一座兵营,给正在打靶的士兵拍照。操练结束后士兵围拢过来,抢着要印出自己形象的照片。他们对摄影充满了好奇,既不害怕,也不扭捏。

这两个例子似乎说明,经过数十年传播,摄影术已逐渐“去魅”,正在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。联想到晚清名臣曾国藩、李鸿章等皆有影像传世,此话应不算夸张。

以上,我只是就阅读过程中印象深刻的若干段落,做了点扩展阅读。书中还充盈着大量细节,涉及民俗、器物、地理、传说等等,有心人如果结合其他文献进行文本细读,必能将清末江南的生活图景描绘得栩栩如生,让我们得以“故地新游”。